

飛鴻集

陈耀寰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飞 鸿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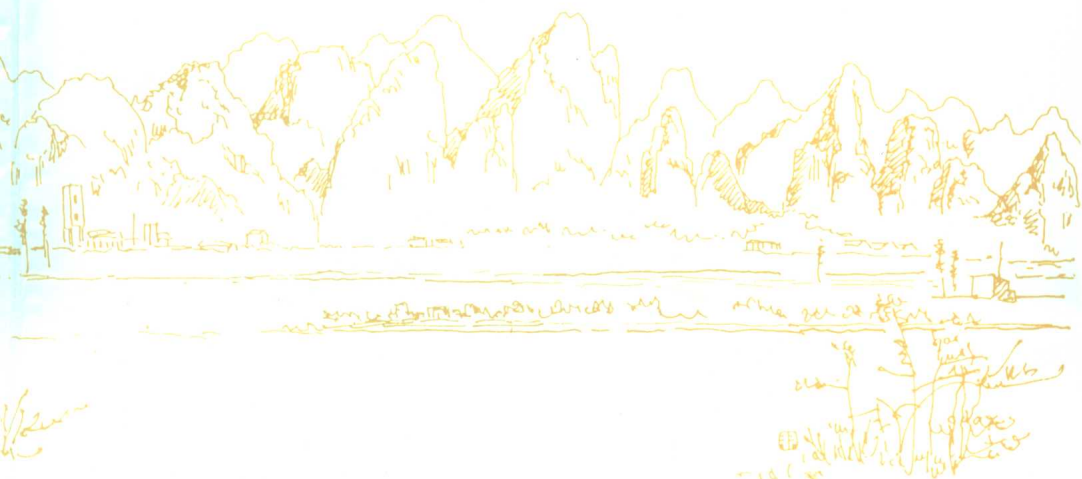
陈耀寰 著

中国民航出版社

陈耀寰 著

飛鴻集

陈耀寰 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鸿集/陈耀寰著. - 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 1996. 10

ISBN 7-80110-121-9

I. 飞… II. 陈… III. 航空运输 - 运输经济 - 经济发展 - 中国 - 文集

IV. F5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154 号

飞 鸿 集

陈耀寰 著

*

中国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31 号楼)

— 邮政编码 100028 —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375 字数 45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110-121-9/V·062 定价: 15.00 元

代 序

耀寰兄：

当知道你有感于苏东坡诗篇“雪泥鸿爪”之义，决定把半生勇猛挥毫为文所积累的作品编成文集付梓的时候，我不禁由衷地为你高兴，更为我们超过半个世纪的友情也见证于你的文集之中而感奋兴怀，因此我特别让年光倒流，追叙一下我对你的历史、为人、行文所抱的敬重情意，想来你不会有异议罢。

我得衷心感激著名的老作家端木蕻良兄，是他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从湘桂大撤退到遵义的年代，写信介绍你到重庆与我结识的那时候，我在具有舆论权威地位的《大公报》担任军政新闻采访的记者职务。在中一路一间小楼上，你和麋书结伴来了，50年前，我们都还年青，都秉赋朴质、坦率而又激情的气质，因而一见如故。从此以后，我们的友谊经历了时代风云的激荡，经历了人生长途坎坷的跋涉，也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炼……却能无愧于友道，能以真纯、朴素、摒弃世俗的利害关系而历久弥亲，这是多么可贵的友谊呵！

说历史，你的历史可说是一曲激流之歌。你打从浙江大学当学生时开始，就已投身于由进步力量所推动的人民事业，为之献身而转徙流离，从不懈怠。特别是一度藏身于台湾——国民党文网严密中寄出的台湾通讯，不论是在重庆《大公报》或香港《大公报》，都曾对我信任，由我将通讯安排发表；在当年，你的台湾通讯翔实

地反映了“二战”后台湾的重大事变，文集内《烽烟篇》中提供了珍贵的史证。当你由台湾转到香港之日，我已先奉调到了香港。我在乍菲道寓所以杯酒接待你的到来。你以满怀的豪情畅谈了你的抱负，说还要暂留香港“再做一些工作”。那就是后来轰动中外的“两航”起义；也就是在《壮举篇》为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多难的祖国获得了新生，你踏上了长期为人民的民航事业忠诚服务的道路。数十年来，你与民航的银翼飞翔，飞遍神州大地，《银翼篇》和《山河篇》以及《仰止篇》纪录了你以赤子之心描绘民航的功业、壮丽的山川与师友的风范。你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近十多年来，你对民航史的研究颇感兴趣，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德、才、识”三项标准为编纂民航史志的依据，虽在离休之后仍不辞劳瘁，尽责于史志的完成，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也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与你相交以来，我对你的才华有深切的了解，曾劝你从事副业——写作，写什么呢？写出一部新中国民航发展的文学作品。可是，你却自谦难以胜任。如今，事实证明，早年你曾想当一名“范长江式”的新闻记者的愿望并不完全落空，你所描述的文章，在海内外享有盛名，《飞鸿集》充分显示了并非虚誉，只是由于时代环境不同，范长江所写的华章和他所走的是一条路；而你是从另一途径、另一种表达形式，与范长江殊途同归就是了。

令人遗憾的是，你的才能曾凝聚于描写民航题材的电影剧本《蓝空碧野》、《人间天上》和《田野之鹰》。《蓝空碧野》已发表于《电影文学》，而且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筹划拍摄了；但却受“文革”风暴的摧残，一切“胎死腹中”。你这个为民航事业献出了一切的公仆，却在“文革”中受批挨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而致伤残。你为策动“两航”起义竭尽全力，你是中国民航初创时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之一，我这么说，绝不是虚夸。

古人曾有“文如其人”的说法，拜读了你编入《飞鸿集》的部分

书稿复印件，正是文如其人的印证。从你的文章中完全可以体认到你对国家、对人民无限热爱的思想感情，体认到你的人格品质。我更认为如用《吕氏春秋》提出的八观、六验的标准作为对你鉴定，你是经得起考验的。这八观、六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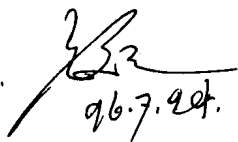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书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癖，怒之以验其节，懼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

这是一种识鉴学，以之“知人论世”，以之考察人物，可说“人情伪贪图美恶如所失矣”。你是从八观六验中以操守无亏走出来的，所以我敬佩你的文品与人格。

你是在民航事业上献出了青春，但是你在民航专业之外还是一专多能的人才。你是精于版画与国画的艺术家的。你早年耽于版画，晚年寄趣于青松，都显示你所乐之“癖”与你的风度节操是融为一体的。

《飞鸿集》即将出版了，我趁此机会向你祝贺，并以小诗藉寄拜读大作后的感怀——

曾如鸿鹄志飞扬，
历遍平安旧战场；
不为霜寒伤迟暮，
松风竹韵满华章。



96.7.24.

题 记

人的一生，大都会象飞鸿那样，给自己留下或多或少的足印。苏东坡就曾大有感触地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一首七律《和子由澠池怀旧》，开头的四句是：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本文集，就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些“雪泥鸿爪”。7年前，我出版了一本素描画选，叫《雪泥集》；所以这本文集，便取名《飞鸿集》。

出版这本文集，首先要向我的两位良师益友衷心致谢！老作家端木蕻良为我题写了集名。我认识端木老是1945年初的“黔南事变”后，他同熊佛西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桂林撤退到贵州遵义时，浙大学生热烈地欢迎了他们。1994年，他82寿辰时，还为我出版的《雪泥集》写了题赠诗：“飞揽高空云际天，俯视人寰百感煎。偷来画笔闲染墨，鸿爪雪泥驻逝川。”给了我莫大的鞭策！

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原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曾敏之兄为我的文集写了序。我大学毕业后到了重庆，便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几十年来，彼此相濡以沫，我能写出一点东西，同他的提携

与鼓励是分不开的。

《飞鸿集》共编辑了 94 篇文章，大体是按内容和时间先后来编辑的，分为银翼篇、壮举篇、山河篇、仰止篇、回眸篇和烽烟篇等 6 个部分。其中，前四部分是 1955—1965 年和 1980—1995 年写的；后两部分是 1949 年以前写的，或者是为回顾解放前我所经历的事情而写的。这样，从 1942 年算起，我在业余时间里，搞点通讯报导和散文之类的写作，前后有约 30 年光景。



我热爱我国的民航事业，并且迄今为它效力了 50 年。“银翼篇”辑了 27 篇文章，都是写民航题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民航初建时期走过的道路，字里行间也留下了民航的历史“鸿爪”。其中，《北京—拉萨试航记》、《飞向柴达木盆地》、《银翼处处飞》、《天空海阔任飞翔》和《银翼篇》等多篇，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对新民航事业的兴趣与注意。《和平与友谊的航线》、《在首都机场建设工地》和反映我国民航为农业服务等多篇报导，都是应专为境外华文报刊供稿的中国新闻社专稿部约写的。

能够留下民航发展史上的“一鳞半爪”，跟我当时在民航的工作分不开。50 年代后期，我在民航局政治部负责业务宣传报导工作，同各新闻出版单位的记者、编辑联系比较多。我逐步悟到，要搞好民航业务宣传工作，既要“请进来”，也得“走出去”，尤其是自己得勤快一点，多写点文章，供各报刊选用。

“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文革”十年的大动乱终于过去了。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民航事业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在业余时间里，我又拿起了已经有点儿秃锈了的笔，写出了一些东西。在“银翼篇”的后一部分，就是从这时期的存稿中选出来的。1981 年 2 月，我给《航空知识》写了《日航印象》，连同后来整理改写的《考察日航运输服务工作的

回忆》，记述了我国民航运输部门走向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也是我在民航运输部门工作 15 年的一个片断。《宾至如归》、《交通先行论短长》和《“凤凰”的起飞》等多篇，是 1983—1989 年间，以“本报特约记者”的名义，给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写的。

1984 年底，我离休了。随即参加了民航史志编辑部工作，先后参予主持编撰《当代中国的民航事业》和《中国民航的改革开放》两本书。《认真做好民航史志编写工作》一文，是我在第一次民航史志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近几年来，这种研讨会已先后召开过 4 次，对推动民航史志工作起了较好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民航状况也作过一些研究，《台湾民航概况》、《迅速发展的香港航空货运业》和《澳门航空史话》这 3 篇文章，都曾引起了我国民航从业人员的一定关注。

“壮举篇”辑录了 12 篇文稿，记录了 1949 年 11 月 9 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数千员工在香港光荣起义的史实。这是当时震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致电祝贺与嘉勉；当天，《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发表了《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

我有幸参与和组织策动“两航”起义的全过程，并在近 10 多年来写下了记述“两航”起义的一些文章。那些文章都是民航史上的“雪泥鸿爪”。当年策动“两航”起义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5 名成员中吕明、何凤元和朱汉明同志都已先后逝世。我和他们曾经有过一段难于忘怀的革命经历，我深切地怀念他们！遗憾的是，我紫萦于心要为何凤元同志写点纪念文字的愿望，至今仍未实现！

二

“山河篇”辑录了 27 篇文章。中国新闻社专稿部的同志曾跟我谈到过，廖承志同志领导侨委工作时，曾经谈到对海外宣传，要力求写得生动活泼一点，力求做到引人入胜……。廖公还主张多

写祖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那同样可以唤起人们的由衷的爱国主义情怀……。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造成了“欲速则不达”的惨痛教训；当时，廖公的指示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为此，中新社的专稿部曾邀请了一些知名作家，为它的专栏写稿。

那时，我住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新太仓胡同，同中新社专稿部的张益常同志是邻居，我们时常见面。她得知我到外地出差回来后，便约我为《中国新闻》写点东西。日积月累，我写了不少游记。据张益常说，《长春漫记》中介绍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文章、《姑苏城外寒山寺》、《旧地重游话重庆》等稿子，都受到了海外华文报刊的欢迎，有些稿子曾被20多家华文报刊采用。

“山河篇”中的《李家社的春天》和《松花江畔喜迎春》都是特殊环境下的“产品”，作为那个“大跃进”年代的历史痕迹收编到集子里的。1958年初，我被下放到浙江嘉善的李家社锻炼了近10个月，先在那里当“新农民”，后被调到罗星乡办农业中学。我目睹了“大跃进”的“左”风吹到了江南农村的情景。《李家社的春天》里只看到“左”的东西正在不断冒头；而到了那年初冬，“跃进”已是难乎为继了。《松花江畔喜迎春》则记录了经过“大跃进”的三年多以后，由于物质生产极为贫乏，象哈尔滨这样的省会城市里，不得不广大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大小事情操尽心力。

我乐于写点游记。主要是我衷心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她丰富多采的人文景观；并且驱动着我的秃笔去描绘她的姿色，抒发我的激情……。另一方面，我认为民航与旅游，存在着一种休戚与共、互相促进的关系，旅游事业的兴旺发达，也为我国民航提供了充沛的客源。

三

“仰止篇”的7篇文章，记述了我所景仰的几位长者以及我同他们的交往。其中《风落雷转 一挥而成》，是八十年代初，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在钓鱼台国宾馆看了国画大师刘海粟先生创作巨幅《黄山胜境图》，并且听了 he 作画经验的一席谈而写成的。《南国幽兰展素心》，是为悼念木刻家荒烟兄写的，记述我同荒烟兄的漫长交谊和他坎坷的艺术生涯。

《刘芷庄先生事略》是应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约稿而写的。同时，还拟将刘老先生生平简历编入《遵义市志》。刘老先生是一位憨厚、诚朴、开明的长者。1942年至1945年，我在浙大念书期间，便同刘老有过一些接触，并由衷地尊敬他。1947年9月，我和康书在香港结婚时，我们还收到他老人家亲笔写来的祝福信。不过，临解放的一、两年，当他在人生晚年旅途中艰难跋涉时，我们没能就近搀扶他一把，心里一直感到内疚。这次撰述刘老的生平事迹，对他毕生积极开发地方实业，屡遭挫折而不气馁，并且早在20年代起，他便逐步形成了“工贸结合、城乡互济”的思路与实践，更加深了我们对父辈的景仰与怀念之情！

四

“回眸篇”和“烽烟篇”，都是记述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内解放战争时期亲身经历的文学。“回眸篇”侧重写了自己的大学生活。“烽烟篇”的内容比较庞杂，辑录了1942年至1949年写的一些旧作。其中《一页日历》、《一株草》和《伏尔加河》，是我在大学时的文艺习作；当时，我对桂林《大公报》和重庆《新华日报》都怀有亲切的好感，因此把自己的文艺习作投寄给它们，并且得到了关注，也受到了鼓舞……至于《一株草》，是以一位初中女同学的身世及其受到旧社会的各种冷遇，试图描画一个向往革命与进步，并具有一定叛逆性格的女青年形象。这个短篇，当年我曾送请老作家端木蕻良指点，并得到他的一些好评。

1945年7月，我在浙大毕业后，匆匆离开遵义，到了重庆。不久，抗战胜利了。《胜利之夜》便是我对重庆人民熬过了8年艰苦

抗战，终于取得了喜出望外的胜利而狂欢的写照……。不过，那时我仍忧心如焚，因为我要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极不容易。后经卢鋈教授的推荐，并通过了考试，我被中国航空公司录取为气象员，开始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的草棚子里干起了观天测候的工作。可是，我仍然盘算着找点门路，去当一名“范长江式”的新闻记者。在抗战期间，我曾读过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塞上行》、《中国的西北角》等著作，并深深地为它们所吸引。

就在珊瑚坝那个小沙洲上，我也注视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那时，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出版了一份机关刊物《民主周刊》，许多知名教授和知识分子都在《民主周刊》上为建立团结、民主与进步的新中国而秉笔呼号……我心里也痒痒的，便躲在坝上的南区马路的小茶馆里，给《民主周刊》写了《重庆风雨》。随即收到该刊主编杜迈之来信，说该期的《重庆风雨》最受人们欢迎……并要求我给《民主周刊》辟个“重庆航讯”专栏；每期给我预留4000字的版面，并约定发稿时间。从1945年10月下旬到11月底，我又为《民主周刊》写了《不幸的枪声》、《危机还没有渡过》、《难产的“政治协商会议”》等三篇。这些稿件，大都经过我的一位挚友、初中同学陈汉欣同志过目、把关；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的工程委员会工作，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鲁迅先生吟哦过“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我给《民主周刊》写文章，也担当一点风险；尤其重庆南区马路的小茶馆里情况复杂，三教九流以及国民党特务进进出出，看到一位衣冠不整的青年人在那里埋头写东西，总觉得十分“奇怪”，甚至，走过来瞅一瞅……有时我不得不三易其地抓紧写，免得耽误了发稿期限。同年11月23日，我收到杜迈之同志来信，希望我除为《民主周刊》写文章外，还介绍我替上海郑振铎办的《民主》写稿。与此同时，熊佛西还要我给上海的《文萃》写东西。但是，“世易时移”，中航公司要我调差到台北去，我于12月上旬仓卒飞到上海；趁等候去台湾的下一班飞机，我抽空去杭州玩了一趟，《杭州行》就是此行的见闻。

《台湾，“美丽之岛”？》是当年我刚到台湾约两个月后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寄给重庆《大公报》记者曾敏之兄，由他再转交给《大公报晚报》编辑罗承勋兄分期连载的。

我到了台北不久，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白克曾介绍我到台北的《人民导报》去当了3个月的兼职编辑。我编第一版，正碰上“苏军撤出东北各省”等等问题，国民党当局察觉到《人民导报》处理政军要闻，很少用“中央社”的电讯稿，而喜欢登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似有什么“倾向性”，并向该报提出了警告。我只好赶快“引退”，免得给白克先生找麻烦。1947年秋，台北又办了一家《公论报》，它的副刊“日月潭”由耿庸主编，我曾为它写过多篇杂文，《记“身份证”》和《“闲情”辩》就是其中的两篇。

最后，还得说一说《美帝军事侵台实况》。它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机关刊物《群众》杂志（1948的12月号）上发表。文中揭露了美军从海、陆、空三方面侵入台湾的不少确凿材料。1950年11月28日，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到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了美帝武装侵略我领土台湾的长篇发言中，曾多处讲到与上文内容相同的情况。那时，我还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后的护产工作，当读到伍修权同志的义正词严的发言时，既感到很亲切，也觉得很解恨！

“文革”时期，我除写了许多所谓“交代材料”之外，一篇文章也没有写。偶翻旧篋，发现一封当年跟我子女谈谈读书方法的信，重睹恍如隔世，决定将它留下来，编入集子里，作为附录，以兹纪念。

编选《飞鸿集》时，筛选文稿曾几经周折；因字数有限，有的文章只得自行“割爱”。有些文稿内容曾作过少量删节或补充，有的还改动了题目，如《“二·二八”事变始末》，原题为《在台湾，看民变！》；文集中所选用的文章，在当时、尤其解放前发表的，为了避免招来横祸，我不得不使用罗西、程辛、姚驰原等笔名。还有，各篇文末所注的年份月份，是各报刊的发表时间，属文当在此之前。此外，文集中的一些装饰画，是我近年所作的素描。

五

这个文集得以问世,我感到高兴!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情之一。

感谢民航总局政治部宣传部,为筹措出版经费、协调各方关系、认真商酌文稿、联系排版印刷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感谢中国航空器材公司、民航实业开发总公司和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他们为出版这个文集提供了可贵的经费赞助;也感谢中国民航出版社对文集出版的大力支持!

我诚挚地向民航总局史志编辑部一起朝夕相处的诸位同志致以谢意!他们对这本文集的出版,也给了不少关怀与帮助!

我还要亲切地向许多亲友致谢!他们曾不厌其烦地为我搜集旧作、尤其解放前的文稿,作了极大努力,包括中山大学教授饶鸿竞和他的夫人何美清、原云南省科协的卢华泽同志、厦门大学教授朱鸣冈和他的夫人林端正同志和《贵州日报》主任编辑刘庆田同志等。当然,我的老伴刘赓书以及我们的子女们,都竭尽心力地支持了我。没有亲友们的鼓励与帮助,我便成“孤家寡人”了。

《飞鸿集》究竟有哪些社会效应?这是我所关切的问题。我期待着广大读者,尤其从事民航建设事业的许多同事们,给予更多的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飞鸿集》名题签	端木蕻良(封面)
代序	曾敏之(I)
题记	(IV)

银 翼 篇

北京—拉萨试航记	
——访问参加试航的“北京号”飞行组	(1)
在祖国的航空线上	(9)
飞向柴达木盆地	
——北京—塔尔丁试航散记	(11)
和平与友谊的航线	(18)
春节访北京机场	(22)
在首都机场建设工地	(25)
银翼处处飞	
——“一·五”期间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	(29)
《中国民航画册》前言	(39)
访“三八红旗手”康淑琴	(41)
银翼翩翩阡陌间	

——我国民航大力支持农业	(45)
天空海阔任飞翔	(51)
银翼篇	
——民航飞机支援农业散记	(59)
荒山秃岭披新装	
——记飞机在阳江播种造林	(64)
活跃在农业第一线的民航飞机	(67)
飞机治虫记	(70)
日航印象	(72)
考察日航运输服务工作的回忆	(78)
宾至如归	(93)
行见银翼翱翔鹭岛间	
——厦门高崎机场兴建侧记	(97)
交通先行论短长	
——全国交通技术论证会略记	(101)
旧雨同窗忆华年	
——王锡爵访问记	(108)
“凤凰”的起飞	
——三访徐柏龄	(112)
认真做好民航史志编写工作	
——在第一次民航史志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117)
台湾民航概况	(128)
迅速发展的香港航空货运业	(138)
澳门民航史话	(150)
《银翼处处》后记	(161)